

抗戰叢書第一輯

津浦線抗戰記

海萍著



MG

I253

239

4

抗戰叢書第一輯

津浦線抗戰記

海萍著



3 2173 1366 1

華中圖書公司發行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目次

弁言.....	(一)
平津陷後的最前線.....	(一)
良王莊陷落與青紗帳大戰.....	(五)
靜海血戰記.....	(一四)
匯豐橋水淹日軍與唐官屯大戰.....	(二三)
由減河大戰到馬廠青縣陷落.....	(三〇)
四十軍姚官屯喋血隊.....	(三六)
滄州退出記.....	(四五)
磚河到桑園.....	(五一)

渝2815

戰德州.....(五六)

失平原.....(六一)

退禹城.....(六五)

吊灤口橋.....(六九)

守黃河.....(七三)

弁言

平津失陷後，所謂妥協的迷夢，是再也不能實現了，各方抗戰的高潮一天比一天的高漲，記者爲了良心的所駛，也就一路沿着津浦路北上來盡個人的職責作報道的宣傳。當時曾理想到，可以一鼓收復平津，打出山海關，而回到老家去，好痛痛快快的寫出「征倭記」的文章來。豈料事實與理想相反，我軍却始終保持守勢，以致節節後退。但足以記載者仍屬不少，惜當時擔任着美國合衆社拍電職務，每日奔馳於前後方以致無暇寫稿。津浦線隨軍記者又無第二人，作戰經過也就沒有分析的詳細報告。

最近因上海陷後，電訊不通，美國合衆社亦解職，同時津浦戰線事亦轉沉寂，故得暇追記，將親歷陣線各役戰蹟一幕一幕重新回憶起來，簡單草成此冊。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於濟南砲擊之夜

平津陷後的最前線

從浦口到天津的火車，由七月三十日起，就只通到滄州，這時候正是二十九軍將士含羞着一口說不出的痛苦，由天津退了出來。當記者到達滄州時，正見到從老遠的地方開來了大批部隊，絡繹不絕的進了滄州：那種整齊行伍的戰士，使人見了不由的幻想到他們指日反攻平津，出山海關，浩浩蕩蕩的打回老家去。

由滄州到靜海縣的二百二十里路上，因馬廠的橋樑炸斷，這條交通路線就無形的斷絕了。在路上聽到說二十九軍由楊柳青起，一直到馬廠，都安置好了重兵，準備待命反攻平津。可是記者一路所見到的，除了馬廠駐紮了一部份軍隊，及人和鎮的二十六旅旅部外，其餘就再也沒有見到任何的駐軍。

在人和鎮駐紮的××旅旅長李致遠，記者順道前往造訪，見面後談到平津的

退出，據談：當時正是他們大功告成的時候，天津東西局子的敵軍眼見得均無生還，不料就突然地接到撤退的命令，而忍痛的退出。他們的長官張自忠，據李旅長說：「張自忠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做漢奸。」

李旅長很有一種儒將的風味，對於部下的訓練，不時用文章的談話，發給部下的士兵閱讀，他特地拿出他們對於抗日的宣傳品給我看，在那種小小的三十二開本的數頁上，印着軍人的衛國責任，及對於抗日作戰的認識等，實在可以說是訓練士兵最好的方法。

人和鎮到靜海縣，走了一夜的水路，路上不斷的看到從天津逃出一船一船的難民。此外就看不出什麼了。到了靜海縣已經是八月五日的中午。

靜海縣距離天津七十餘里，沿津浦鐵路到天津尚有獨流鎮，良王庄，楊柳青三小站。敵軍佔據天津後，靜海縣就成為最前線了。在這最前線的佈防軍隊，竟出乎人意料之外，祇在東門外駐防了××旅××團第二營之一營人，而且事實上僅

有兩連人担任防務；其餘的兩連人，尙駐紮馬廠，最高指揮官就是營長。在這種情形下，不用說靜海縣是準備放棄了。爲了對於自己職務的便利，同時要看看這位獨當一面的營長是怎樣的一個人，就在到靜海縣的當日特地跑出東門，往離城三里之東客營部往訪，在一所茅房的營部門口一棵大樹下，和這位肩荷重任的營長陳福祥先生談了半小時。從他的談話中，看出他是一個資格老練頗爲沉着的軍官。對於此次的抗戰，都覺到意義重大，而下了很大的決心。靜海縣擺明着是要放棄的，可是我見了這位營長，相信靜海縣，決不會從他手中丟了。

近幾天的情形，都是很鎮靜的，日機有時候飛來偵察一次就飛了回去。有的時候也打一陣機關槍。

靜海縣所屬之獨流鎮離城十八里，良王莊離城四十餘里，這時候均在我們的手裡，可是在那邊我們連一個駐軍都沒有。祇有縣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仍舊在那邊維持治安，還沒有撤回來。楊柳青離天津僅二十餘里，可以說是交界的地點，我方

派有便衣隊來回的巡梭，敵軍也有便衣隊在騷擾，雙方便衣隊不時的互相的打擊着，道路上已不通行。從天津逃出的難民都是惶惶失措的繞着道走逃回來。

良王庄陷落與青紗帳大戰

日軍無休止的野心，再也不能滿足它的慾望。天津佔據後，不到十天，就又使其那種侵略手段向前進攻了。八月七日的一早，敵軍的騎兵就到了良王庄。

良王庄雖然是一個村鎮，民團的組織，却成立得很好。當敵軍到時，鎮中的居民意爲是土匪的光臨。一陣鑼聲的警報，就集合了全鎮的團丁。在團長的指揮之下，一排槍聲一響就和敵人抵抗起來。敵軍經我民團團丁一陣射擊，也就跟着還擊。結果我方團丁到底人數稀少，再加上槍械的不靈，自然不是敵人的對手。再一看來的敵人不像土匪，纔知道一定是日軍無疑。此時我民團團丁知道不是敵軍的對手，就只好放下槍枝求降了。

敵軍見我方團丁槍聲停止了，也就大膽的進了良王庄。一到良王庄，就問誰叫

他們抵抗的。團丁只有指出民團的團長來，日軍的軍官隨時就把團長招來。那位年過七十鬚髮蒼白的團長被幾個倭鬼架到軍官的面前，不由分說就在這位年邁的民團團長臉上拍拍的打了幾掌。這位鬚髮蒼白的老先生，經這幾下一打，不由的就打出他一肚皮的怒火——頓時就不顧一切的把倭鬼一陣怒罵！

「你們這樣的野蠻侵略我們，中國的土地還多哩！你們會吃下嗎？你們雖然暫時佔了我們的平津，我們四萬萬的同胞就能夠算了嗎？總有一天要把你們這般野獸驅逐出去，我們開槍是為的防禦土匪。就是你們的日本人民，見了土匪，也得要自衛的。」這位老先生是軍務出身，為人很受鎮中的信仰，所以就担任了民團的團長。這一次罵賊自己是抱定了一死，豈料倭鬼經翻譯把他所罵的詞句看了，不但不再難為他，並且隨時就派人把他送到天津司令部去。到第三天那位勇敢的老者就安然的回來了。

良王庄陷後，當日敵軍就向獨流鎮進犯。到了獨流鎮，就召集商民談話，要他

們歸順，商民們在那種威力壓制之下，自然是投誠了。獨流鎮佔領以後，敵軍就再以騎兵五十餘騎，向靜海縣城五里地之五里庄進犯，此時我獨當一面之陳營長據報後，隨時就派了兩排弟兄去堵守，幾排槍一響，倭寇就抱頭鼠竄的逃走了。

從這一天起，沉寂的最前綫，就慢慢熱鬧起來。記者從陳營長處得到他對於抗敵的戰略，是以青紗帳爲保護靜海縣之惟一大陣。他說：「我有青紗帳的掩護，最低的限度可以一擊十。因爲我軍藏在高粱田內，遇到敵人來時可以一眼看到。一槍就可以結果一個敵人。等到敵人發現了我們的目標，卽東穿西跳，可以使敵人目迷五色。這樣猶如高粱王一樣。敵人卽多我十倍皆不足懼，如果在平原上我可不敢講這句大話。」

十里堡離靜海縣城十里路，我軍爲阻止敵人前進起見，就在十里堡四圍高粱田內散佈了防禦戰士等待着敵軍到來。八日的中午，敵人的騎兵果然又馳了過來，經我軍之七九步槍，對進了乒乓幾槍打倒兩騎馬，其餘的敵不敢再向前進，相偕着又

陳營長爲了要分兵到敵軍後方騷擾起見，同時感到自己人數的缺乏，就和本縣保安隊，俞大隊長，商好各派五十名弟兄，換了便衣，往獨流鎮四圍騷擾。這一百名弟兄出發後，就完全藏在青紗帳內，當他們到了離獨流不遠的鐵路橋樑旁邊，正遇到日軍在修理炸斷的橋樑，準備以鐵甲車攻擊，此時我便衣隊即抄至左右兩方，以槍射擊修橋的工人，及日軍一聞槍聲，就紛紛逃避。我便衣隊即將所有之修理工具，及大繩裝滿了一大車，拉了回來。

九日午後我便衣隊，暗襲至獨流車站，日軍於沿河邊高支機關槍兩架，管理機關槍的日軍均在大樹陰下睡覺，我便衣隊即悄悄地進去將機關槍架起，適河邊有一小船，即將槍置於船頭，「以其致人之物，還致其人之身」的對準了倭鬼，關關嘖嘖一陣亂鳴的掃射，把日軍驚醒，惶惶失措望着發耽！水樓上的砲兵看了只有放出幾砲出氣。

在青沙帳內阻止敵人前進，每天都得到一點小的勝利，不時還得到一點戰利品。敵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每天受着挫折，不由的就惱羞成怒，在十一日的下午四時就用了連珠似的大砲猛轟起來。大砲一響，靜海縣的居民，均紛紛的渡河逃走。連公安局的警察，都換上了便衣，每人背上揹着一個包袱的逃走殆盡了。

大砲聲愈響愈烈，此時記者直出東門，走向戰綫的營部去，營部已遷到一所名叫三間房的大樹林內，四圍佈滿了步哨；陳營長站在一所茅屋的門口，正注神聽着砲聲的距離。見面後，首先問了一句敵軍現在何處？他剛答了一句，還在十里堡，就突然地烏烏……轟的一砲落在我們的左進，大樹上的樹枝，都震動得落在一地，接連着又是兩砲。站着的哨兵都跑了開去，陳營長仍然是很沉着的站着，對我笑了笑，叫哨兵不要跑都爬下，過了約莫十分鐘，砲聲愈響愈近，顯明着敵人已在前進了。

陳營長隨令第七連頂了上去，此時我又問了他一句，我們前方有多少人？他說

：「五六十人」，第七連頂了上去，又過了一小時，我方由零碎響着的槍聲，漸漸的密了起來。敵軍的砲聲響得更急，戰鬥力也就更強了，陳營長此時就再以最後有力的武器，兩挺輕機關槍接了上去，這樣的戰了下去，敵人的砲火終於失效了，我軍這攻了上去。砲聲也停止了，陳營長笑着對我說：敵人非退不可，師部的電話觀三十二軍已經攻到韓柳樹了。

敵人突然地來了這樣一套威嚇，如果小的或是一個沒有沉着的指揮官，說不定靜海縣就因此丟了。不料徧巧逢着的是這位陳營長，不慌不忙的以鎮靜的頭腦，沉着的應付這非常的戰局，使靜海縣安然無恙的保留着。

這一陣的結果，我方僅死了一人，兩個弟兄掛彩，敵方死傷的，被我青紗帳內伏兵打中的至少有二三十人。可見大砲全持威力空赫人而已，事實上是毫不足懼的。

駐紮在人和鎮的旅部，以及負着防務的××師李文田師長，得到靜海縣的危

急報告以後，知道日軍已在拚命的進攻了。最前綫上僅置上兩連人，太不成話了。一面把陳營長所屬的兩連人撥還他。一面令馬廠的××團馬福榮團長，所部迅速的去搶救靜海。

馬團長星夜的用載重汽車風馳的到了靜海縣後，敵人已經退走。陳營長爲了乘勝追擊敵人起見親率了兩連人跟踪追了上去。好久不用的大刀，又奉敬給敵人的頸上嘗試嘗試！

九日的早晨，聽說獨流鎮克復了，敵人已退至良王莊。當記者得到了這樣消息後，興奮極了，頓時就跨上自行車，出東門，直奔往獨流鎮的路上去。道路上，因爲防敵人的坦克車馳過來起見，路道已經破壞了，走不上幾步就是一個大坑，當自行車經過時，一不小心連人帶車就摔到坑內，一連數次。車過五里莊，就見到散佈在每一個樹林內的我方預備軍，車正飛馳的行着突然地從高粱田內蹣出一個兵士，一聲么喊，不由的會嚇人一跳！再向前進時僅接二連三的由高粱田跑出哨兵來，真

所謂「草木皆兵」了。

一小時的光景，就到了十里堡，從一位傳令兵口里得到了前方不利的消息，以及陳營長的處所。照他指示的路引，尋到一棵大槐樹下，陳營長正在樹下休息，面前放了一大桶冷水，和一筐麪餅，陳營長的臉上已蒙了一層垢土，精神也差次了一點。從他的談話中顯出了十分的懊惱。

原來由昨晚起乘勝追擊敵人，追到獨流後，和敵人支持了一夜，今天的早晨敵人已退走，贖餘的一部份已被包圍起來，眼見敵人一個個要被生擒了，不料敵人的鋼甲車突然馳了過來。車上的機關槍及鋼炮如雨點似的射出。那種槍打不透，刀砍不動的鋼甲車，實在使人無可奈何，弟兄們到底是血肉之軀抵擋不住，只好散了開去，讓敵人脫了重圍。這一陣就死傷了好幾十人。

敵人的鋼甲車，據說一直開到十里堡，纔開了回去。此時如果我方有一門重炮，敵人的鋼甲車就決不能叫它這樣的猛狂！這一陣打散了的弟兄還沒有能集合起來

，陳營長沒有退回的命令，雖然左右只賸了十幾個人，也要在前方頂着。此時敵人的大砲，在獨流車站水樓上，仍不時的亂放，四圍的田地，都變成一個個的大坑，陳營長爲了集合散走的弟兄，就移到鐵路守道房內坐下，望着這條交通的鐵路，做了敵人屠殺的工具，不免爲之一嘆！要想把它破壞一斷，可是連炸藥及破壞的工具什麼也沒有。也只有束手無策，聽其自然！

第八連的應援這時候看到了，當他們正走到守道房面前，已給敵人望遠鏡看見，隨時就是一砲轟了過來，突然正打在道木房上，把四圍的哨兵及傳令兵都打死了，陳營長身上打了一身的土，記者因爲早走了一步，沒有罹難！

這樣的又支持了一天，我軍還是在青紗帳內阻止了敵人不能前進。因爲沒有攻擊的命令，單靠少數的部下無濟於事，也就停止進攻了。

靜海血戰記

獨流鎮車站，的水樓建築得既高，又大，而且非常堅固。爲津浦綫的火車上水最大的儲水樓。狡猾的倭寇就拿這個水樓，作爲他們的根據地。所有的倭寇完全住在上面。在上面的佈防得非常周密，如果發現，一發現下面有人，馬上就用機關槍掃射下來。自從十一日那天一陣大砲威嚇不成後，就天天用它那種不傷心的砲彈對準着靜海縣亂轟。每天都要轟上五十砲到一百砲。結果呢？祇不過在平地上多添了幾個大坑。連一個人也沒有打着。我軍雖然沒有大砲，可也不賣他賬。只要藏在高粱田內，阻止敵人不能前進就算。這樣的拚了兩天，到了十五日，我軍又增加了一團人的兵力，是三十七師馮治安派來靜海接防的。當他們一進城的時候，隨帶了幾門大砲，爲靜海縣的居民看見了，都欣慰起來，紛紛傳說「十二匹驢子拉着一門大砲，這一下東洋鬼子要死了。」

這一團人是××旅的××團，團長五爲賢據他向記者說，他們自從平津退出後，一路繞道至河間府，總計走了半個月纔到此地。他們到了靜海縣，無疑地靜海縣多了一層保障；可是另一方面給養的問題又發生了疑問！此時糧秣兵站還未成立，所用的一切，完全要縣里供給。好者靜海縣民，對於抗戰還有相當的認識，在縣政府內成立了一個辦事處，專門辦理徵募給養，到各村各鄉各戶募集了來。靜海縣民爲了靜海的存亡，均紛紛捐給。

五團長接防以後，馬團長所部就暫時休息。但一方面也同樣的負着防務。前線的接觸與大砲的響聲仍然不時的表演着。

十七的下午，好久沒有聽過鐵路的行車的聲音，突然地又聽到了。從這種行車的響聲推測一定是又增了援兵來。急忙的趕到車站一看原來是一列鐵甲車。柵欄門外站滿了的人圍着看那七寸半口徑的大砲。開來的鐵甲車是直屬軍事委員會的第三區隊，隊長曹永銘，會談後纔知道是由平漢孝感開來，奉命到滄州掩護建築國防工

事。他們爲了聯絡前方友軍起見特地開來助戰。到傍晚的時候，又開來了一列第二區隊鐵甲車，由濟南奉命來的。這樣一來靜海縣的形勢，已無形中鞏固起來。

我方的鐵甲車開到後，在他們幾位勇敢的分隊長心里，恨不得馬上開到獨流鎮，用機關槍把敵人一陣掃射，大砲轟上幾下，出一口氣。可是因爲鐵路在前兩天爲了怕敵人的鐵甲車衝了過來，特地把它破壞了，已經不能開過去。於是就令車站路工趕快修好路道，以便攻擊。鐵路工人，一聽到修道攻擊的消息，都興奮起來，雖然在敵人大砲威脅之下，都照常加緊補軌的工作。靜海縣站長李國述君雖然工務上與他無關，他也領着頭帶了民伕親歷險地至十里堡戰場，將陷於該地之工程材料車的工程材料取出，使工程得以迅速進行，於兩日間即將三里地之鐵軌完全修復。

在修路的這幾天，五團長也開始了工事的進行。一點防禦工事沒有的靜海縣，由多數的農民實力，不消幾天工夫，居然也做起了一道長的戰壕，接連着又下了兩天大雨，外壕里也盛滿了水，儼然的已成了一道極好的防禦工事。

在青紗帳內的我軍，每天仍然照常地和敵人接觸着：二十一的中午，敵人的炮彈還是在亂放，此時我鐵甲車即直馳十里堡，以三千五百米達的距離，對準了敵人窠巢獨流車站水樓上面轟去，清脆而又隆重的炮聲，接連着放了十餘炮，始開了回來。事後，據前方的報告說我們放的炮完全打中在水樓的旁邊，打死了敵軍數十。

午後戰事又轉激烈，敵人聽到我方的炮聲後，就接連着，用密集的炮彈亂轟，青紗帳內也發動了激烈的槍聲。敵人顯的又在攻擊了，兩個連合在一處的團部，這時候已由縣政府遷移到南門的一所住宅內。好避免敵人的炮火。運河的西岸，敵人也從東西賈口抄了進來，馬團長調了一營人去堵守。此時大炮僅連徧的打來。團部的電話不住的在響，團附的耳中聽着電話，眼睛看着地圖，指示着前方的策略，真所謂「運籌於帳帷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那句話了。

記者在團部內，坐聽着前方的消息，一會兒敵人退了下去，一會兒敵人又攻了過來，所有的衛兵把所用的東西，完全背在身上，這種情況之下真是緊張極了。兩

個最高的指揮官，老守在團部，戰線上如何他們分不開身上去看一下。前線的戰士在拚命的殺敵，天上一陣陣的落着大雨，給養的麵餅也送不上去，他們不知道雨淋在身上，也不知道飢餓，至於其他，他們更是談不到了；他們所知道的是拚命殺他們的敵人！保守住他們的陣線！

一夜的砍殺！一夜的炮聲和槍聲沒有停止，我軍還是在十里堡青紗帳內，敵人一步也沒有攻下。到二十二日的下午，敵人的兵力似乎增多了，正線，左翼，右翼一齊進犯了，此時我軍始由十里堡退回到陣線上來。顯然地主力戰已開始了！記者此時爲了便利觀戰起見，就住到鐵甲車上來。

天望着漸轉黑了，但却露出一層土紅色，大概就是迷信所謂的殺氣罷？機關槍與步槍的聲音漸起了，敵人又攻了過來，團部的聯絡兵，不時跑來通知朝某方某地放多少米達的槍聲，炮聲鬧了又是一夜，右翼方面尤爲激烈。一直到天明，始稍沉寂。記者此時特地下車，沿着散兵線的戰壕，一路走下去，路上盡是泥濘不堪，戰

溝里也是水深過膝，戰士們的兩隻腳，就站在水里。身上的軍衣，已是醜態不堪。

一個個都是沒精打彩的伏在戰壕土堆上打瞌，再向前行，已是機關槍連的陣地，戰壕的外邊，一眼望去，躺著無數的屍身，和頭顱，有的屍身躺在水溝里，猛然的看了不由的嚇人一跳！從一位班長的口中說，這就是昨天夜間敵人向我方進攻的時候落在水溝壁上爬時，讓我們一刀一個砍死的。一連砍了七八十個，聽了他這樣的話，看看這被殺死的倭寇，真是痛快極了。離開此地，一路走着，已到了三里庄，機關槍正在囁囁的怪叫；慌忙掉轉頭來，兩個轉灣，不覺走到那位獨守孤城，第二營陳營長的陣綫上來。他的部下哨兵，因為認識我的緣故，就把我領到他的面前，他正坐在戰溝內發命令，因為戰事激烈，談不上幾句話就奔回鐵甲車上。陳營長在我走後，不大工夫就中了炮彈了。

十點鐘的光景，敵人已由正綫抱圍過來，我方鐵甲車就直衝了過去，以機關槍密集的掃射，敵軍支持不住才退了回去。接着敵軍退走，敵方的大炮又連珠似的轟

了過來，半天的工夫足足放了五百多炮，靜海縣車站打中了，兩邊田野里盡成了一個個的大坑。

敵軍因正線攻擊不下，隨即改變戰略，由左翼進攻東邊庄，到天傍晚的時候，東邊庄因孤軍無接終於讓敵人攻陷了，東邊庄失守，西邊庄也就不保，接着三里庄也受威脅了，眼看就到靜海車站。此時幸××團胡團長援兵趕到，將敵擊退，同時又得了要保守靜海不能撤退的命令，只好再去反攻東邊庄，西邊庄。事後據一位營長談起，攻擊東西邊庄的時候，那條路上，盡是水深過膝的泥水；敵人佔了東邊庄後，就在大樹上，屋頂上架起機關槍佈防，當我軍反攻踏水前進時，那種嘩嘩的水聲一響，就為敵人聽見，大樹上，屋頂上的機關槍就掃射過來，在這種威脅之下，我軍還是前進。結果終將東邊庄攻下，東邊庄拿回後，接着再攻西邊庄，可是好攻不好守，等到西邊庄攻下後，東邊庄又失守了，於是再回過來攻東邊庄，等到東邊庄攻下後，西邊庄又失守了，像這樣來回如拉鋸似的達四五次，直到一營人快完

了纔退回來。最可惜的就是受傷的長官及士兵，沒有人把他們抬回，就只有讓他們躺在水里等敵人來再加上一刀。

是夜記者在鐵甲車頂上，觀看了一夜，天上明朗的星月和平常一樣，機關槍聲，如放爆竹似的一陣一陣地格格格……格格格……很清晰的可以分出我方和敵方的槍聲。從黑暗中望去，一處一處的起了火，燒得火燄四散。不時在四方還顯出一個個的信號燈，一會兒東，一會兒西，這分明是敵人有計劃的調度，大概就是我軍攻東邊庄西邊庄的時候，敵人的信號燈的一舉，馬上他們的救援就趕到搶救。敵人這樣的用心，可見得不是一天的算計。我方的部隊，此時却還是守正線的守正線，守左翼的守左翼，其他的事就不管了，如果也像敵人那樣有計劃的此起彼應，互相連絡，靜海縣是再也不會失守的。

這一夜的猛烈激戰，直到天明，靜海縣還在我軍的手里，到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我方鐵甲車突然讓敵人包圍起來，敵人的坦克車，裝甲汽車一齊馳了過來。用小

鋼砲朝我鐵甲車，車身穿射，此時我方鐵甲車即一面用機關槍掃射，一面用近距離的大砲轟擊，打得敵人落花流水，接着第二隊鐵甲車趕了來，始脫重圍。這時候守城的馬團長渡了河回轉馬廠，王團長得了退却的命令，沿着鐵路退到陳官屯。靜海縣接着也就起了火，記者在鐵甲車上遙望着火焰的蓬勃，而和這住了二十多天的靜海縣告別！

匯豐橋水淹日軍與唐官屯大戰

靜海縣失陷後，統計一下我方的損失，王團長所部傷亡了二分之一，胡團長部傷亡了三分之一，馬團長所部也損失了四分之一。陣亡及受傷者人數總計達二千人。敵方也是同等的一個很大的死亡率。這一般的敗北既不是敗於敵人的火力下面，也不是敗於人數太少的關係；靜海縣的失陷，可以說完全是敗在指揮的上面。而且在這個時候敵人的飛機還沒有出動。如果說是敵人的火力利害，然而我們的輕機關槍與七九步槍也並不見得較弱，如果說是人數太少，敵人也不過只有三四千人；至於說道戰鬥力，我二十九軍士兵那種吃苦耐勞的站在水中，忍飢受餓的浴血拼戰的精神，真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尤其是下級軍官，連排長更是視死如歸地和士兵們在一處同嘗甘苦的領導着，前仆後繼的勇往直前。此時，如果有統一的指揮，團

長不等在後方抽鴉片，旅長親臨前方督戰，敵人要想把靜海縣奪去就是再拿出十倍的力量，也是不能的。

我高級指揮官，於靜海縣失陷之後，纔發現出敵人，人數的稀少，認為靜海縣失守的不當，於是就責令××旅及××旅於二十七夜反攻，限三天內克復靜海，攻到天津——這個命令一下來，使人聽了一則以喜，一則以奇。喜的是：可以到天津，收回北平；奇的是：這樣的軍事秘密，怎麼好使外人知道？差不多連一個車站的伙子，都知道我們要在二十七夜反攻。像這樣的軍事明目公開，和「軍事行動，貴在秘密」的這個話可以完全大相其反了。

二十六日的下午，果然的一批一批的隊伍開了上去，二十五旅旅長李致遠精着腳，穿了雙草鞋，褲子拖到大腿上，頭上帶了一頂蓑斗蓬，踏着田野水深過膝的泥水，一步一步的跟着隊伍走上去。此外沿路破壞的鐵道；也在加急的修理，到了二十七的傍晚，路也修好了；隊伍也開齊了，只等二十四點鐘一到，開始總攻擊——

這時候無論是誰都在緊張中，憶想到克復天津後的痛快！大家正在想得快活，突然地停止攻擊的命令又下來了，這個命令一聽到後，不由的使人呆住了！反攻的希望從此就遙遙無期了。

當我方正在各事齊備，準備攻擊的當兒，敵人忽然由海邊繞道來攻我滅河之匯豐橋了，這一來我軍爲了要對付匯豐橋的敵人，反攻就無形中受了牽制而中止了。

匯豐橋，在唐屯的東南約三十餘里，屬靜海縣管轄，當敵人由大沽抄來，首當其衝的就是民團和敵人交戰，敵軍一路攻到四黨口，經過十幾個村庄，每一個村庄的民團，都給敵人一種嚴重的打擊，只到民團無法抵抗時，始相偕逃走。其中以五美村的民團抵抗力最強，把歷史上遺留下的土砲都拿了出來，裝起火藥，上了引子轟擊敵人，那種古老的東西倒很有效力，一砲轟出去，也能够打死很多的敵人。最後敵人因爲攻擊不下，也就放棄了該村不攻，另走其他的路過來。後來該庄得到軍隊彈藥的接濟，很給了敵人嚴重的打擊。

當敵人到達匯豐橋時，我方已有準備，派定×××師李文田部駐守，兩下一接觸，就把敵軍驅逐到四黨口。

半月來，不斷的大雨，把減河的水都裝滿了，平常軍家用兵，正恨無水大之機會，現在減河既然裝滿了的大水，自然是不可交臂失之，在指揮官的策劃之下，於二十九的夜間，一夜工夫就挖了幾個潰口，潰口打通後，隨時就把馬廠的定九閘提起，這一下萬馬奔騰的水勢，盡朝下流，由潰口支流入向遍野沖去，這一陣大水使敵軍受了嚴重的損失，狡猾的倭鬼，他們預先製就了一種汽艇，這種東西，在沒有水的地點，下面有輪可以當作車推，有水的地點，燒起汽油就能在水中行走，上面可以坐上三四個人，船頭上也照樣的支起一架機關槍，可以向人掃射，倭鬼有這樣的準備，所以當水沖到的時候，就上了汽艇逃走，被水淹斃祇是一個少數。

正緣上自二十七日，反攻不成，敵軍在二十八日又向陳官屯進攻了，陳官屯離靜海縣祇二十四里路，因為沒有工事的建築，在第二天也就淪陷了。陣線接着就移

到唐官屯。

唐官屯，是靜海縣的一個大鎮市，商業，街道都較靜海縣熱鬧，人口也比較多，在事先已築了一道工事，敵軍攻到的時候，我××師就接着戰了起來。

在一條長的戰線上，敵人的騎兵一陣陣的衝了過來，經我方機關槍一掃射，馬上又馳了回去，步兵根本就不敢衝鋒過來，所有衝過來，却是東北同胞及韓國朝鮮人，被敵人在他們後面架起機關槍強迫着朝前闖。如果不前進的話倭鬼的機關槍就對他掃射，衝了過來只有死在我軍的手裡！亡國奴的痛苦，就是這個樣子，所謂「我爲魚肉，人爲刀俎」拿來比喻亡國奴真是再確切都沒有了。

敵人惟一的本領，就是亂放大砲，大砲本來是軍中的主力，用以鼓勵士心，破壞建築，轟擊多數敵人用的，如果像敵軍這樣不作邊際亂轟，一砲接一砲放了出去，不但打不倒人，連建築物也不能破壞，這樣一砲的代價一點都不能償還，結果只有白白的消耗了彈藥。敵人的大炮所以這樣隨便的亂轟，據說他們的砲彈全是我們

瀋陽兵工廠的出品，在他們打近來的砲彈上，有瀋陽兵工廠造的標記。難怪他們不化一個錢的砲彈，自然是不痛心的亂放了。

一連三天，敵軍不斷的大炮轟了過來，我軍不但理他，連槍也不亂放一下。非等看到了敵人的時候，纔把起槍來賞他一彈，機關槍是不等敵人到了面前是不用的。

大砲大槍聲響了，唐官屯的居民也就嚇走了，在天主教的教民，這時候有了保障，全躲到教堂里去求上帝的保佑。在這時候居然的還有一種怪透的事體發生出來，靜海縣的縣長，從縣城逃出來到了唐官屯，還向老百姓大敲竹槓，向各商店挨家的借款五十，一百，五百，一千的照資本大小的攤派，不拿錢出來的就叫保安隊關了起來，甚至於連人家的牲口驢子都要了走，這個時候，軍隊用不着他籌給養費心了，他借了錢作何用處，可不得而知，事後據說是借了錢是發保安隊的餉。在這個時候，即是正當公用的，也不應當這樣明目張胆用綁票手段去做，這樣作威作福地

乘火打劫，出在縣長的身上真是該殺而有餘了！

戰事到了四日中午，又轉激烈起來，機關槍，步槍大砲竟連續不斷的響了起來，到天將黑的時候，我方鐵甲車，又負起爆炸的責任，破壞了路道，炸倒了水塔，炸斷了鐵橋，而回到藏河的南岸。

由減河大戰到馬廠青縣陷落

在靜海縣滄州之間，有三道同一名稱的河流，都叫作減河，河道全是東連渤海，西接運河，它的功用是遇運河水漲時，可以減去運河的水流導之入海，所以名爲減河，在唐官屯馬廠的一道叫做官庄減河，興濟鎮青縣間的一道叫做北減河，滄縣磚河間的叫做南減河。

官庄減河離唐官屯車站約四華里，是一道極好的國防線，沿着河岸也做了一道防禦工事，唐官屯陷後，這道防線上頓時就佈防起來，同時這道河道的除×××，×××兩師外還有石友三部的保安旅。敵軍佔唐官屯的次日，就繼續向減河進攻，在這一道遼闊河面的兩岸又開始了對擊。

有這一道河面的阻隔，再加上堅固的工事，及勇敢的將士把守，敵人要想從河

面渡了過來，除非是背生兩翼不可，此時敵人也知道渡河的不易，人雖然不能生了兩翼，可是僅用代替兩翼的飛機來轟炸威脅，一面大炮更是猛烈的轟擊，我軍在這種威脅之下，雖然死傷得很多，可是絲毫不肯放鬆一步的守住陣綫，在這個時候，我軍可以說是連槍也不放一下，因為看不到敵人，何必白白的犧牲彈藥，就在陣綫上等死——真可以說「陣綫就是墳墓」。當敵機飛來轟炸時，我軍因高射武器的缺乏，只有望着它——「個個的下蛋」，無法奈何它！

戰綫上的全日都是大炮聲及飛機轟炸聲，砰砰砰！轟轟轟！鬧個不休，七日的中午，我方鐵甲車因看不過敵人的大炮猖狂，就觀測好了敵人發砲的方位，向敵轟擊，當我方的一炮一轟出後，敵人多數的大炮對準了我方鐵甲車上打來，此時我第三區隊鐵甲車曾隊長正在炮車上親自指揮射擊，突然地敵人密接砲彈轟來，竟打中在砲車上面，一聲轟炸我勇敢的曾隊長及砲手均帶了彩而受傷。

敵機每日除了轟炸我南岸散兵陣綫外，並在馬廠，青縣亂投炸彈，自從發現我

方鐵甲車後，就繼續轟炸我鐵甲車，此時我方鐵甲因爲高射武器還未裝就，對於日機來襲，祇有在軌道上來回遊動，避免它空襲，一面就用機關槍高射和大砲留霰彈轟擊。九日早晨十點鐘的時間，我第三隊鐵甲車正停在青縣車站，敵機五架，「一字似的突然飛到，此時車站的員工一見飛機到了頭上自然是躲避一空，我鐵甲車此刻也惟有移動以避其鋒。可巧，台的兩邊又道若扳了過去，弄得鐵甲車前進不得，退後不能，稍一移動就有覆車之憂！敵機眼見得，已到了頭上，只要砰砰的幾下就可以結果車身及全車的性命——不料就在這危急十分緊要關頭的時候，突然從鐵甲車上跳下一名士兵直奔扳道處將叉道扳過，叉道一扳過來，鐵甲車就直馳了過去，當車身剛馳過站台不到十米達，敵機的炸彈就擱了下來，將這位勇敢的士兵，炸得屍分數斷，鐵軌炸得跳起一丈多高，站台也炸壞一半。

事後才知道這位勇敢的兵的姓名是「竇知道」，河南的商縣人，去年被徵兵徵來服役的，平素操行極好，年僅二十餘歲，在這危急的時期，肯犧牲個人的生命，

保存了國家價值二三百萬元的武器，及全車一百五十的性命，真死得壯偉大而榮耀了！

這位勇敢的烈士，據說他本姓史，名有忠。當去年徵兵時，他代替富商資家的兒子，知道受徵來的，當他一分配到隊的時候，他要求更換本名，主管方面因為沒有先例也未照准。像這樣罕有的士兵希望最高軍事機關，要獎勵他。

九十兩日，在飛機炸彈連日不斷的轟炸及大砲不停的轟擊中，我軍堅固之防禦工事，幾為敵軍炸彈大砲轟平，戰士亦死傷大半，到了十一日敵軍就用製就之帆布船及在滙豐橋使用之汽油艇渡河，我軍於此危急之時，仍予以抵抗，日軍之帆布船一經射中即行沉溺，接連射沉三四十艘，此時敵軍之大砲飛機更猛烈的施行轟炸，使我軍無還手之力，最後敵軍之汽艇及帆布船，乘此威勢，一面砲轟一面以機關槍，自動步槍猛撲南岸，我軍在此威脅之下，死傷殆盡，左右翼的守軍，仍然是各管着範圍內的防地，援助不上而讓敵軍渡過河來，苦守一週之滅河失守了。

敵軍由減河渡過後，馬廠青縣興濟鎮，因無工事可受，接着也就放棄了，此時我二十九軍將士已經疲倦不堪而奉令暫時休息，正線上就讓石友三之保安旅以游擊的戰術和敵人支持住，敵人佔據馬廠青縣後，司令部也移到興濟鎮上，利用一般鄉民作爲間諜，到我方來偵探聽軍情告訴他們，結果這一般鄉民却自動的把敵人的虛實報告我軍。

石友三部的保安旅長陳希賢，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爲人很爽快，在前線親自來回的指揮，部下的士兵，也極勇敢善戰。惟中級軍官，却都犯着同樣的嗜好，過了癮後才有精神。從十一日起日軍由減河渡過後，我保安旅就以遊擊的戰術和敵人接觸起來，足足支持了一個星期，聲東擊西的使敵人簡直不能越過興濟車站一步。其中以第四團團長馮守彭氏（在冀北享有盛名）最勇敢善戰。當十三日中午他的部下受了一點挫折，他頓時就生起氣來，馬上就帶了四十名隨身的手槍隊，每人都是手裡拿着手槍身上背着大刀，他自己在前面領導着這四十名手槍隊直闖入敵人

的陣地，記者在鐵甲車上親聽着他這一隊人所放出他那種有規律地八粒子彈一陣的響聲，接連着下去一樣的聲調，毫無錯亂，好像一種極悅耳的音樂。據說：他這種槍是百發百中的，從幼小就練了起來。只要是老於此道的，一聽到這種槍聲，就知道是他了。

馮團長這四十名手槍隊，一陣衝鋒上去，不到一小時就成功回來，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而兇悍的敵人經他這一陣襲擊，連手也沒有還，就抱頭竄竄了。

四十軍姚官屯喋血壕

當津浦線戰事一開始的時候，四十軍龐炳勛部就被調到滄州來做國防工事。

國防工事指定的地點，是在滄州城北十八里地之姚官屯。工事的起點是東由渤海起西接石家莊止，計長約千餘里，工事的計劃，完全依照最新國防線的方式做成：戰壕做好以後，再加上鋼骨及洋灰澆成牢不可破的戰溝，交通壕的歸定裡面可以行駛汽車，對於運輸給養彈藥時能迅速的送到。戰壕的外面，除了水壕外，還加上電網的設備。這樣的工事如果照原定的計劃做成後，敵人要想攻了過來，就是費上一年的工夫恐怕也不夠的。從來雨水極少的北方，也意外的竟連綿不斷的下起大雨來，一天連接一天的足足下了一個多月，這一來使工事的建築，無形中受了極大的打擊，挖好戰溝，盡讓雨水裝滿了，好容易把水抽了出來，過了一天水倒又裝

滿了。這樣的鬧着使鋼骨洋灰竟無從做起，督工的再如何嚴利的督促，也是無效，限期一次一次的展長下去，結果弄到要用的時候，還沒有完成，因為敵人已經到了頭上，也就草草了事，因陋就簡的結束了這國防工事，而應用起來。

敵軍接連着被二十九軍保安旅阻止了一個星期，未能攻了過來，到了十八日這天，就又開始了總攻擊，最迷信不過的倭鬼，總逢「八」這一天是他們吉利的日子，因為「一二八」「九一八」等這天他們佔過我們的瀋陽及上海，就拿這個「八」字迷信爲神聖勝利的日子。所以在這一個「九一八」的上午發動了全體的兵力，而我軍作總攻擊了。步兵，騎兵，砲兵以及所有的侵略武器全拿了出來，沿着鐵甲車，公路上的裝甲汽車，平原上的坦克車，天空的飛機，耀武揚威直向陣地逼來。再加上軍中主力的大砲不斷的射擊着，助張軍威，真是雄勢勃勃，足有壓倒一切的威風！在這種形勢下，我二十九軍的保安旅，當然是不足以抵敵了，於是退下來，讓緊接在後面的四十軍接了上去。

含著一肚子怒火的四十軍將士，天天等待着敵人砍殺，正恨沒有命令到前方去，現在敵人既然到了頭上，正隨了他們的心願——於是就接着保安旅的退下，就衝了上去。敵人的機關槍密接不斷的掃射過來，我們的機關槍也掃射過去，敵人的大砲轟了過來，我們的大砲也怒吼了似的轟了過去，敵人的戰車衝了過來，我們却没有戰車抵敵，可是我勇敢的四十軍戰士雖然在他們的戰車威脅之下，却毫不懼怯，照樣的勇往直前，衝過敵人的戰車前面，抽出他們的刀在矮寇的頭上試試大刀究竟鋒利還是遲鈍。

敵人乘着這個迷信勝利的日子要想一舉成功，絲毫不肯退讓一步，而我方的將士，在第一次和敵人接觸，也定要拚開得勝的先給敵人一個下馬威。戰事就愈戰愈烈，敵人的鐵甲車駛了過來我勇敢的第二隊鐵甲車將士，也接着迎了過去，敵人的重砲轟的一聲烏烏地飛了過來，我們的大砲也在一聲「預備放」喊聲之下，也轟的一聲穿了過去，你來我去的互相還擊着。

步槍與步槍的對擊，機關槍與機關槍的對峙，戰場上的戰士前仆後繼的更是猛勇的前進着，站立着，敵人的飛機一架兩架三架四架增加到七八架，在陣線上盤旋着，左一枚，右一枚，砰砰的落到地上就是一個深坑，毫不買帳的我軍，仍然若無其事的和敵人對壘着。

這一陣由嚮午一直戰到黃昏，由黃昏時分戰到深夜，養尊處優的日軍，到了休息的時候，不能再戰了，知道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靈，才只好退了回去，這時候我四十軍將士才吐了一口氣，安然的休息了。月光高照的下面已經是挺着無數戰死的屍身。

十九日的夜間，明月分外的皎潔，正顯出舊曆中秋節的景象和平常不同。我軍在這明亮的大地上出動了，意在給敵人一個湊手不及的暗襲一下。正悄悄地摸到敵人的陣地的時候，突然從樹樑裏面發出機關槍來，同時四圍的屋頂上也有機關槍掃射過來，狡猾的倭寇，他知道我們每次都是黑夜間攻擊，所以他們一到夜間也特別

的小心防備起來，他們不在戰壕內佈防，却在屋頂上放哨，支起機關槍來，取以高臨下之勢。敵人的機關槍一響，隨時驚動了他們的部隊趕了過來，小砲和機關槍均密接地射了過來，這時我軍自然是不肯示弱，祇好還擊起來。我方出擊是以一營人分成三面來攻的，和敵人對擊，自然是較弱，戰了下去，西南的一面，突然讓敵人包圍起來，傳令的探兵報道營長面前隨時就調其餘的兩面，再去把敵人也包圍了一層，內外夾攻的槍聲響了好久，突然又讓敵人包圍了一層，這時却好團部的援兵趕到了，接着又把敵人圍了一層，這樣子包圍了五六層，先是槍聲與槍聲對擊，敵人的三八式槍和我軍的七九式槍互相交錯的響聲，隱約可辨，最後槍聲漸停了，全憑着肉搏了，一直戰到天明，雙方的援軍又接着來了，被包圍的一團，更是拚命的砍殺，內外夾攻，敵人幾乎死之殆盡，到了中午的時候，敵人支持不住而就退出了高官屯，我軍就乘戰勝的餘威，追了上去，一陣就克復了李新莊，劉家園，李家園，陳家園等四個村莊，包圍混戰的戰士，除死傷的而外，其餘的已是臂酸力竭。

敵人經了這兩次的挫折，才知道我軍的利害，而不敢輕戰。可是由此竟引起他那種惡毒的心腸，在二十日的一早，敵人的飛機就佈滿了滄州天空，記者由嗡嗡聲驚醒，走出來仰面朝天一看，見敵機二十餘架，在空中由人字形變成圓形，來回的盤旋着。正北方升起一件黑色的汽球，接着就聽見砲聲不斷，排着的轟了進來，在我軍參謀處的電話中，聽到敵人的汽球以無線電指揮他們的砲兵，偏左，偏右地盡打在我們的陣地里，想不到這種在世界大戰時已經失去効用的東西，在今日的華北還能够照常使出它的威力。這種槍打不透，砲打不中的東西，除了飛機驅逐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來解決他。好者在它威力之下的戰士，不但不稍爲氣餒，而且反而格外引起戰士的怒火與憤恨。

日機更視無忌憚的飛來飛去，在我兵線上儘管投炸彈，並在後方巡視着我方的援軍，見到不多的就用機槍掃射，多數的就用炸彈轟炸。在白天弄得我軍簡直沒有辦法開上去，只有在晚間行軍。好者滄州居民已逃避一空，它的炸彈擲了下來，最

多打場一座房子，或是幾個深坑。二十二日下午日機正猖狂的往桑園連鎖，泊頭等處轟炸回來，突然讓我泊頭駐軍擊落下來一架，其餘的始狠狠的逃走了。被擊落的飛機，裏面的駕駛人一落下的時候，就為泊頭的居民包圍起來，一人一下就結果了駕駛人的性命。

二十三日敵機果然不再猖狂了，祇有在陣地上盤旋，不敢再向前遠飛了。記者於午前轉上陣地的路上，在隆隆的砲聲下面，一直走到姚官屯車站旁邊的團部去，由團部從彈雨下尋到一棵大樹下面，會到一位勇敢的邵惡三團長，同他說不了幾句話，電話鈴聲就響了起來。他接過電話後接續着說「今天姚官屯車站讓敵人攻過去三次了，都是從肉搏中奪回」。說着話的時候，敵人的砲彈不斷的轟着在汽球指揮下由東至西，由西至東，一砲接一砲排着的亂轟，由散兵線上不斷地走回手斷足斷，胸破血流的戰士——都是砲彈下面的犧牲者，經醫士包紮好了，還要自己跑了回去，擔架隊這里一個也沒有見到。這個時候槍聲突然響到面前，子彈都從頭頂上穿

過，傳令兵的報告說，敵人又攻到車站來了，此時邵團長隨即親帶了一連人手執大刀衝了上去，約莫一小時的辰光，邵團長已走了回來，手里那把大刀，已染成血紅。據說日軍又退了下去，這一陣砍殺的倭鬼就有二百多人，有一個連長一人就砍殺二十多個。敵人被砍中的發出一種「阿唷娘啊！」的聲音是滿州人漢奸，發出「阿噶噶！」的聲音是朝鮮人，「啊吱吱！」的聲音是日本人。

記者與邵團長別後，再走向東邊的陣地，因為砲彈的逼人，只好彎着路由田地裏來，正要快到散兵線上的時候，突然見到前面零碎的戰士，向後面退下來，隨着記者一路走的讞報員當即上前阻止他們後退，一面再折回團部，從電話中報告到旅部，派了勁旅又反攻上去。戰線上的砲聲愈響愈烈，眼見得戰壕全炸平了，戰士們就在那大砲轟的深坑裏作爲戰壕，仍然屹立着不後退一步。從戰綫回來的十八里路上，所看到的完全是受傷的戰士，一個一個的走了回來。

左翼馬落坡間，從二十二起也開始了激烈的激戰。負着預備隊的營長韓儀，來

回的搶救着，每一段將要缺陷的時候，他馬上去堵塞了，上去。敵軍那種攻擊的死方法，是以中央突破的手段死命的任定攻擊的地點突破。因為他們法律尊嚴，部下對於命令一點不敢玩忽，當他們用中央突破的死方法攻擊時，在我軍機關槍密集의掃射之下，倭寇迎彈而倒的不計其數，但是後面的還是繼續着前進，這樣前扑後繼的犧牲，固然是法律的尊嚴，可是那這種尊嚴的法律用在這一羣無辜的身上，來侵略別的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做日本的國民真是不幸極了！

敵軍前扑後繼，連戰四小時，結果白白犧牲了無數的生命，還是不能突破，尊嚴的法律，也變為不尊嚴了。敵人因死傷太多，遺留在地下的機械，及輕機關槍四挺，陷在我方戰溝外面，敵軍遠遠的監視不敢來搶回，而我軍也不能跑出戰溝奪來，這樣互相監視一夜，終於二十三的早晨爲我韓營長用計奪了回來這大批的戰利品。

滄州退出記

在整個兄的防線上，負擔着防務的四十軍，事實上只有一師人防守，下餘的一師還在平漢綫上擔着防務，一個甲種師的兵力，有一萬多人的數目雖然不能算少，可是在這種龐大的國防線上的戰場，實在感到人數的單薄。所以當戰線一轉移到滄州的時候，最高當局就飛調四十九軍到滄州來做預備隊。

這一批舊東北軍，當他們一開到的時候，整齊的隊伍一隊隊的開了過來，那種一律草綠色的軍衣穿在每一個士兵的身上，分外的整齊清潔，明亮的器械，尤易使人注目，較之二十九軍及四十軍那種灰老鼠皮既滯而又不堪的軍服，實在是精神得多了。拿他們放到戰線上來一比，無論是誰都要說他們的戰鬥力強多了，至少也可以說是守土衛國的勇敢戰士——

國前線上連日抵抗敵人的四十軍，在汽球下的犧牲者一天一天的加多，這時候被調來充預備隊的四十九軍也開到戰場上來，白天因為飛機的轟炸，行軍自然都是改為晚上了。當記者在戰場上親看到他們開上前線去的時候，叫人看了不由要感到奇怪起來。當他們每一隊行伍開過去後，後面還有挑着鍋爐，以後成羣的驢子駝着各種的另件，有箱子和行李，鍋爐是到前方做飯吃的不用說了，箱子行李帶到戰線上是做什麼用呢？當真是國防工事做得好，裡面有一間間的地下室，可以鋪下行李睡覺嗎？可是戰壕裏面我也到過，並沒有發現戰溝里有寬大的地下室啊。當時我還以為××軍的確不錯，一定是富於守土的經驗，看他們這樣的情形，行李箱子帶到戰線上來，一定是準備長時期堅守，敵人再用如何方法來攻擊，他們一定不怕的，決對是有相當的辦法使敵人攻不過來。否則他們為什麼連行李箱子都帶了來哩？我這種想頭却全錯了，當他們開上去的當天就受不了敵人汽球大砲的威脅而朝後退了，在他們零星向後退的時候，他們緊接着的隣線防地××旅李運通旅長見了，不

由的着起急來。因為他們一向後退，敵人攻過來，全陣線就要完了，因此李旅長特地親自帶了一排人攔住他們的退路，不准他們過去，否則就開槍，結果他們被逼得沒法只好又開了上去。

敵軍汽球指揮之下的排砲：由西至東，由東至西，來來回回的連環着，差不多每一秒鐘就是一砲。再加上如烏鴉似的飛機在頭頂上亂轉的情況下滄州是絕對不能守下去了，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費了一兩個月的建築工夫，纔做好了國防工事，會在幾天之中就把它放棄了。尤其是軍部的發言人所說的「與陣地共存亡」，龐炳勳軍長所說的「只要有老龐一個人在滄州，無論如何是也不放棄的」，聽了他們的話後所以記者也很有把握似的，不以為意。二十四日的下午，記者正因疲倦的身體睡在牀上休息，突然地為槍聲驚醒，跳下床來一看對門軍部辦事處的參謀已經拿着行李走了，當我問他「怎麼樣了」他把手指很急促的說了一句快走罷！敵人已經進了城！這一下纔使我驚惶起來，在一分鐘內把緊要的東西縛在自行車上，來不及

檢的東西完全繳了。跨上自行車好不容易趕上鐵甲車，一顆跳動的心才安了下來。

鐵甲車因為掩護着退却，一步步的走，比人走着還要慢，炮車上不時一炮一炮的放出，轟擊敵人的追擊部隊，好使敵人不好向我退軍追擊。

附掛在鐵甲車後面的平車上，坐滿了一批帶鋼盔的軍士，及幾門像平射砲式的小鋼砲，他們是軍事委員會的裝甲兵團步兵砲隊。這種像似平射砲式的鋼砲是專門打敵人的坦克及戰車鐵甲車時用的。因為姚官屯敵人的坦克車逞雄，所以他們特地開來，到了滄州，因為地上泥濘水深的關係，同時因為這種鋼砲因時間的關係還沒有裝在汽車上，就這樣急急的拿了出來，應用在滿地大水的戰場上，簡直無法運上去。正在計劃用什麼辦方法運上去，不料姚官屯已經退出，於是他們就一彈未發的跟着退下來。此外還有我××師，也是奉令由德州到滄州來做預備隊的，德州到滄州二百四十里地如果由火車運送，三四小時就可到達，可是他們乘火車到泊頭以後，這一百里路就走了三天三夜。等他們到了滄州後，也是還沒有開到前方去就

同着一路退回來。

這時天上漸漸轉黑了，高底不平的泥濘水深田野的路上，走着退回的隊伍和一羣流亡的難民。星星的燈光一閃閃的照耀着，如同鬼火似的。再加上那種呼兒哭女，一條不絕的叫囂聲拉長着，走在路上成了一種極慘地的聲調。

一陣陣的大雨，淋在退下士兵的頭上，淋在一羣流亡的同胞身上，在隱隱的火光之下，看見無數的黑黢黢的人頭在移動着，走過每一個村庄的時候，跟着流亡的難民就增多起來，呼兒號女的聲音也格外高了起來，眼前是擺着一幅極淒慘的活動流亡圖畫——恐怖的心在每個人的肚皮裡面都跳動着，都想到不要讓敵兵追了上來纔好，所謂「兵敗如山倒」的那句話也許就是如此罷？

車過南減河，在燈火下面，看到坐在橋邊的隊伍，却完全是穿草綠色軍衣的，這時候纔想起失守滄州的還是這些衣甲鮮明的戰士，想不到他們不戰而退出東三省，現在到此地來不一戰而退出滄州！

等到大隊撤退盡以後，咸河的鐵橋也就又炸斷了，接着天也亮了，結合起各方的消息，是敵軍便衣隊繞到左翼後方抄了過來，同時前方也在猛攻，四十九軍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法應付，而祇好退了出來。

守正線車站的四十軍將士因為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在前線盡量和敵人肉搏，當日軍已經進了滄州城，他們還沒有知道，等到退却的命令送到後，他們纔含淚的退出他們的防線，由東邊的小路而繞道退到南皮縣去。

磚河到桑園

從驚慌中逃出的難民，走了一夜高底不平泥濘遍地的路，好容易走到磚河，走到馮家口纔擠上了難民車，活到六十歲的老太太，從沒有出過本縣的城門一步，更沒坐過火車是什麼滋味，這一下也離開了她的家鄉走出來看看了。雖然是裝煤屑裝貨物的車皮，都是擠得滿滿的，連一隙餘地也不賸。鐵蓬車裡面固然是擠滿了的人，就是車頂上也一樣的擠滿了的人。流亡的難民都想逃得遠遠的好躲避敵人的大砲及炸彈。好保住了生命的不死。

在這成千成萬的難民當中，大都是帶了一個包袱算是他們唯一的財物，有的難民連包袱也沒有，僅僅帶了所餘半升棒子麪，用手巾紮着拿在手里，流亡一羣——逃到那里去？身邊所帶的東西能够幾天吃用？

火車開行了，大雨又一陣陣落了下來，落在每個人的頭上，落在每個人的身上，穿着一層單衣的娘兒們，手裡抱着小孩，身上盡管是落得如何潮濕，還得把衣上的扣子解掉，拿衣服遮住小孩的身子。秋天到了，秋風自然是跟着來了，吹在人身上的不是秋風，却是刺骨的寒風，穿上夾衣嫌冷，穿上棉衣還是冷。「秋風秋雨愁煞人」愁煞的不是一人而是成千成萬的人。

當這一批難民坐在車上逃難的時候，南藏河的河岸兩邊又在開始了激戰，這一次和敵人交戰的不是四十軍了，也不是疲倦的二十九軍，更不是一戰即退的×××軍，却是新開到做預備的二十三師生力軍。

×××師是湖南的隊伍，一個個矮小的身材，穿着黃色的軍服，說起話來，在北方人的口中都叫做蠻子，蠻子軍從來是著名勇敢善戰的，這一次在滅河岸上，照理一定要拿出蠻勁來，把倭寇殺個片甲不回。可是在一點工事無備的滅河岸上，連一點遮避的都沒有，不能站在河邊上讓敵人用機關槍掃射，就算是保衛了土地。這

樣一來雖然是生力軍，再勇敢善戰也沒有用了。

南滅河無工事的設備，這却也難怪，誰會想到費了一兩個月建築的國防工事，會在幾天之內讓敵人攻破哩？

當他們正在血戰的時候，四十軍的總部，爲了要反攻滄州，就派了一位參謀，親送命令到南滅河囑××師死守滅河以便反攻滄州，送命令的將快到滅河的時候，遇到飛機炸死了，××師因爲失了聯絡也就退下來了。

敵軍攻到南岸的時候，仍然是用着他的大砲亂放，及飛機出動轟炸，我二十三師的士兵，一個個恨得牙恨恨地，可是沒有辦法奈何他，只有聽其所然了。敵人猛攻了一天，我軍雖然沒有辦法打擊他，但是也不能讓敵人攻過來，敵人遇到這樣的死守軍隊也就只有再加上更猛烈的連環炮，及不斷的炸彈亂投，我軍在這種情形之下白白犧牲了不少的戰士。敵軍渡過河來，磚河也就失陷了，接着馮家口也不守了，敵人就直撲到泊頭鎮來。

泊頭是一個大鎮市，這時還是由二十九軍及保安旅來守泊頭，當他們開到的時候，對記者說：「看看誰行？我們由天津到靜海守了兩個多月，他們幾天工夫，把滄州丟了，現在還是看我們的了。」在他們這句話中，高傲的幼稚語調說了出來不大緊，可是却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泊頭和敵人一接觸守不到一天，就在二十七的當天也把泊頭失陷了。

泊頭失陷後，南霞口接着也淪陷了，戰線一路就移到真光，二十九軍保安旅仍然是以游擊術和敵人支持，敵人此時以猛力的部隊直撲，以遊擊術應戰自然是不行了，改用陣地戰來和敵人對壘罷？也沒有做戰溝和工事。以致於東光縣在當天二十八日也就屬於敵人了。東光一失守連鎮也就不保。日軍佔據東光連鎮後，接着也就直撲桑園。

桑園是山東河北的交界處，此時我最高司令長官公署即設於此地。糧秣給養存放在這里。桑園也因為沒有工事的防禦，好像是故意的和敵人一接觸，就且戰且走。

了。滄州到桑園二百里路程在五天之內就一齊丟了，在軍事上來說，自然是戰略的關係，可是像這樣的戰略使老百姓要受多大的損失和痛苦！

當桑園撤退的時候，因為時間的匆促，車站上遺留着很多的糧秣給養等沒有能夠運走，就在幾筒煤油之下而烈火騰騰了。

此外還有十餘輛汽車，因為既不好駛着走，又不好裝了走，結果只有丟在那兒，白白的便宜了倭鬼，這又是引為遺憾的！

戰德州

德州是山東的一個大城市，距離濟南二百四十華里。當記者每一次經過的時候，都看到那種繁盛的景況，該地有熱鬧的街市，有大的生意買賣，還有高衝入雲的大煙囪的兵工廠。因為他的位置在魯北的邊境，在軍事上說也就成了山東的咽喉了。因為他的重要，所以在城北五里路上也就依着形勢預先築好了一道工事。

戰線移到德州後，這時候負着防守膠東任務的第三路軍也就移到德州來防守了。二十九軍等都移到河北省境左右翼的南皮等縣去，成了個對付日軍大包圍的形勢。

當第三路軍一接防的時候，人們都以另一隻眼光來看待他，因為韓主席歷來的政績，使得很多人的欽佩與信仰，對於他的部下自然也認為是神聖的勇敢先鋒隊

了。

從卅日起，日軍便衣隊首先來擾了一陣，和我軍便衣隊一陣接觸退了回去，接着就用鐵甲車駛了過來掩護着敵兵攻擊，此時我新開到換防的第八區隊在江隊長指揮之下也勇敢的駛了過去，和敵人炮擊起來，敵軍的步兵也和我方的步兵對擊起來。雙方的槍與槍對擊，砲與砲對轟，直到深黑敵方的鐵甲車爲我鐵甲車的大擊砲中了始退了回去，而敵軍的步兵也爲我軍的步兵擊退了下去，第一陣就打了一個勝仗，可以說是「旗開得勝」了。

三十一日接着又接觸起來，這一陣爲我軍的奇兵抄襲了後路，同時我方的大砲也擊中了敵方鐵甲車車頭，少數的敵人，被殺的殺了，跑的跑了，並且還得了敵方三列鐵甲車，戰車以及坦克車和大炮十餘門，這一下不但大獲全勝而且還得了許多的戰利品，正是足以自豪了，可是所得到手的戰利品，沒有辦法弄他回來，等到敵人重兵來了還是還給了敵人！

當天除了第三路軍得勝以外，而二十九軍也克復了泊頭，收回馮家口，記者爲了證實該項消息是否確實起見，先至二十九軍辦事處詢問，方到了那邊，敵機六七架連遍的飛了來，此時前潞滬司令翁照垣先生亦因公到此，隨同在避難所躲避。飛機闖了兩個多鐘點，投下三十多枚炸彈，連地都讓它震動了，這位翁司令却憤憤地和我作了一次談話，他說：「炸盡管讓他炸，它能夠把我們所有的地方完全炸平了，也就算是我們抗戰的成功了，我們希望抗戰時間長，是我們的勝利，但是在這長的時間中，也許我們就能够更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制住他的飛機，什麼東西，都可以想法制住它，時間長了我們就沒更好的東西來制它嗎？」在他這幾句話中到也不能說沒有理由。

德州經敵機這一次轟炸，祇炸毀車站半邊站台，下餘的在車站西邊的空地上挨排的打了二十多個大坑，這樣的高明的轟炸本領，實在也不足懼。

在二十九軍辦事處沒得到證實克復泊頭的消息，就再跑到五里地運河邊之第一

集團軍司令部去問，結果却說是不錯，並且說我軍所以連退二百四十里地至德州就是因此，正線上我軍雖然退了下來，事實上却將部隊埋伏兩邊誘敵深入，所以回頭來一包抄敵人已中我之計。聽了這樣的談話當然是喜出望外了，可是走在運河邊上，看到他們的司令部往船上搬，不由的又生起疑來。

十月一日敵軍又正式地向德州攻擊了，仍然是以鐵甲車掩護着攻擊，我方還是照樣地對擊，步兵也同樣的應戰，這樣時斷時續的戰了一天，到二日又是照樣地戰了一天。不料就在當天晚上，我軍就退出了德州，究竟是爲的什麼緣因都不知道。正線沿鐵路退出後，德州城却陷了一團人在城裏，也不知道是什麼一會事。因爲退得急促，德州站上也是遺留下很多的給養及汽車。

德州的退出，最可惜的却是費了很大的勁造好了的地下飛機場，造好以後，一次也沒用過，等於是給敵人造的了。

從德州退出後，接連着就退到平原，守馬頰河三日休息了一天，這時候的戰場

，沉靜極了，祇在樹林內支起高射機關槍來打飛機，將官們，也都是在閒逸着，惟有鐵甲車却忙着上水，因為沒有水塔自來水就用人力一桶一桶的提着上水。鐵甲車司令戴鴻賓先生却親自指揮着忙得不亦樂乎。這樣的忙着上水的原因，原來是韓總司令要於今夜親自反攻德州。

四日的早晨一時，天上下着雨，韓總司令冒着雨帶了十餘名親攜着寶劍，及大刀，和××師李師長，同登鉄甲上，記者乘機也同韓總司令作了一番談話，可是都是沒有報道的必要。

一點鐘後鐵甲車開始移動，向前推進了，掩護着手槍隊向德州攻去，攻到黃河匯車站的時候，槍聲與炮聲全響了起來，一直激戰到天明因為不能攻過去，反攻德州已不成了，韓總司令也就下令還是退回馬頰河南岸防守。

失平原

德州失陷後，自經四日早晨一度反攻不成，此後就再也沒有反攻的話了。韓總司令的特務旅手槍隊這時候也回到後方去休息了，馬頰河的橋樑在工兵營的手中被毀掉了。我方的軍隊就全撤到馬頰河的南岸。

馬頰河俗稱老黃河，河面也相當的寬，河的兩岸還留着舊的戰爭痕蹟，可是新的戰溝却沒有，馬頰河鐵橋炸壞以後，我軍連南岸也不守了，却一直退到十餘里地村庄內，擔着防務的有一團人在一道長的戰線上分配下來，當然是感覺到稀少了。這時候已充分的表顯出一點鬥志都沒有。敵人此時大概疲倦而休息了，否則說攻過來隨時有攻過來的可能。當記者回到濟南時，見到一位兵站部的長官和一羣士兵閒談着戰事的情形，談着的時候他們都表示出唉聲喪氣的樣子，其中有一位居然地

會說出：「這一下我們第三路真丟人，山東省的老百姓養了我們許多年，誰都以為我們是了不得的精悍部隊，怎麼這一回開了上去，就跟着一步一步的望後退哩？像這樣下去誰還瞧得起我們哩？」這一位說完了，另外還有一位接着他的話「是啊！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一次開了上去，有的連日本人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就退下來。」這種話會出在他們的下級士兵口中，可見得他們的士兵對於抗戰是如何急切而要把日本鬼子打了出去。

最高指揮長官韓向方先生每次的談話都是「決心抗戰，抗戰到底」！可是戰場上的形勢怎麼都是這樣的守着，讓敵人來攻我們，我們不去攻敵人呢？難道說將士貪生怕死不肯用命嗎？這里不能不說到是戰略的如此了。

敵人在馬頰河北岸黃河涯一面休息，一面修理橋樑，我軍在南岸等着敵人來攻擊。

平原縣縣城的老百姓已早逃光了，城門口堆起麻袋來堵着，守城的團長說：「

主席要他死守平原縣城」。以後因為覺得守城不是用在現代的戰爭，而停止了這個辦法。

沉寂了的戰場連十天一點動靜都沒有，連日本的飛機也沒有來轟炸，敵人架橋的工程，來得非常之快，馬頰河的橋梁，已經炸斷到水裏去了，他們居然地在幾天能工夫之中就修好了。據說他們的鋼甲車工程隊車上，什麼東西都有，架橋修路都能够在很迅速的時間恢復原狀。這實在是軍事上一種極大的補助。

十二日這天上午十點鐘，沉寂了多天的平原縣，敵機又來襲擊了，嗡嗡的聲音在天空上來回的偵察了有兩個鐘點，結果投下了四個炸彈。

敵機飛走以後，好久沒聽到的砲聲也又響了起來，日本軍已經渡過河來向平原縣進攻了。

平原縣的一片平原，又無工事，日軍一直就攻到離城十里之崔家廟，這時候我軍的機關槍繞鬥了起來，阻止了敵人，不能前進，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日軍的便衣

隊探道至平原車站前，突然一聲轟炸，踏中了我們的地雷，炸得一個也沒有回去。

機關槍聲對峙着一陣緊急一陣，到下午四點的時候，槍聲四處都是，東西北三面全起了激戰。天快黑的時候，我軍已且戰且走了，敵人跟蹤由兩面追了下去，正線上因爲有了地雷，敵人不敢由正面前進，記者在鐵甲車上已無形中讓敵人包圍起來，聽到槍聲響到後面去了纔知道我軍退了，於是就在司機加足速率之下而衝出重圍。平原縣於是又告別了。

退禹城

平原的退出，可以說是最簡單了，當地的老百姓，在事先已走了個乾淨，只是軍隊的退出自然是比較簡單得多。敵人佔領了平原以後，雖然不是一塊焦土，也和一塊平原差不多了，可惜的却是美孚，亞細亞煤油棧內各存了一千筒煤油白白的留給了敵人，當鐵甲車最後退的時候，隊長江亞中先生到想到這是預備去放把火燒個乾淨，可是敵人到了面前，已經是來不及了。

平原城雖然是退出了，我軍可不是慌了似的亂潰地退走，却是有步驟的且戰且走，到天明的時候，我最前部隊綫作戰部隊祇離平原城二十多里，砲聲機關槍聲却仍然地在轟着，叫着，到中午的時候始退至張庄。

敵軍一面攻擊，一面却用飛機轟炸，我軍步步為營的退着，敵機和敵軍也步步

的追擊轟炸，記者於下午一時從張莊的四十里路回到禹城，却正逢日機在屠戮難民，兩次的飛來，一連十餘枚炸彈，其中的兩枚投在站台上難民車上，將全車八十餘人完全炸了，死了的達半數以上，還有一枚却將我鐵甲車工程隊之起重車炸傷。

敵機轟炸後，我××師李漢章也由後方趕到前方督戰，當記者向他發問的時候，一連問了好幾個問題，他所答的全是「不知道」三字，最後說了幾句話是：「全國的軍隊就只有我們這一團人在這里打，」他這句話的用意是可以够思索的了。

張莊也支持了一天，「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退到禹城，離禹城不遠的二里路上的徒駭河橋樑也讓工兵炸斷了，我軍就正式的來守徒駭河。

十六日的一早，突然地得到了好的消息，是克復了德州，進展到桑園，這樣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叫人簡直的不敢信，第二日連報紙上都刊了出來。原來事實是韓總司令，在平原失守的當天，就派了××部曹福林師長帶了一師人到敵人的後方去攔劫，果然的敵人後方是空虛的，曹師長的一部由右翼一路上抄到敵人的後方

，就沒有見到一個敵人，毫無阻當的就到了德州，曹師因為不是攻擊部隊，同時因「孤軍深入爲兵家最忌，」也就不去做攻城的舉動；把所部分散開來以游擊的戰術在敵人的後方突擊。

正線上因爲曹師的一部到達敵人的後方，也就開始了向敵人猛擊，已斷了的徒駭河橋樑又開始修理了起來，這時候敵人實在已經受了包圍，少數的殘敵得不了後方的援助，單獨給養上就發生很大的問題，這時候可以說是津浦線上第一次的勝利，也就是第三路軍開戰以來的勝利，接着我軍也前進了，並且前線部隊也克復了平原，事實上也只到了張莊。此時敵人正全面的注意在平漢線上，所以對津浦線的實力薄弱，如果我軍在此時以重兵猛襲，不難一鼓可復滄州，而此時敵人實在空虛，飛將軍孫簡崗，由塘沽脫險歸來，據他對記者所說，一路上沒有見到一個敵人。否則他也不能安然的回來。這是顯明的擺在面前，津浦線敵人空虛達了極點，可惜我方專在一貫整個守勢的戰略上來講，以致白白的錯了這個好機會。

徒駭河一場大戰後，敵軍的援助到了，我軍就還是退到徒駭河邊，臨陣以待的等候着敵人來攻擊。這樣的就一天一天的沉寂下去。

弔灤口橋

徒駭河的一條長陣線，一連沉寂了二十多天，敵人不來進攻，我方也不去反攻，大家死守着看誰先動手。

十月十三日我曹師抄至後方的遊擊部隊，此時已由陵縣移至臨邑，到了十一月十一日這天，我韓總司令又親歷前線左翼視察，當韓總司令在陣地視察時，看到敵人一點動靜沒有，隨時就下令曹師向敵攻擊，我軍因地理的熟悉夜間在攻擊，可以佔很多的便宜，所以每次向敵攻擊，都是在夜間出動，這一次的出擊當然也不能例外，十二日的早晨一點鐘我軍出動了，正悄悄地到達敵人陣地的時候，一剎那的功夫，千萬支火光的電燈在敵人的陣地上如同白晝似的明亮起來，此時我攻擊的部隊全入了敵的眼帘，連一點遮避都沒有，閤閤的敵人的機關槍一響，我軍就連還手的

力量都不能了，如何還能够再攻入敵人那種科學化的陣地內？

這一陣使我軍受了極大的損失，說也想不到敵人會在這短時期，做成這樣的事，連戰溝內陣線上會有電燈明亮起來。可惜，攻擊令下得太遲了，如果在敵人事先什麼還沒有預備的時候，先給他湊手不及，又何致有今日之害哩？

我軍一擊不成後，敵人在天明了的時候又開始向我軍攻擊了，在坦克軍裝甲軍的威力之下，以及十倍餘我的火力之下，使我軍不能抵抗，不得已而退出臨邑，此時總司令韓向方先生，尙在前方，或使是漢奸的傳報，以致引起敵人全面來圍攻，結果將我韓總司令圍起來，此時幸我手槍隊及高師長師部奮力將敵擊退，韓司令始得安然脫險歸來。

經這一戰，臨邑又失守了，我軍只好退守濟陽。

左翼的陣線一發動，同時正綫方面也由沉寂聲中砲響了，槍聲再起，徒駭河一條乾了似的水溝本來就無險可守，敵人猛力的攻擊，我軍拚命的死守，守不到一天

，在十三中午禹城終告失陷了與平原失守正好是相差一個月，而同是十三的這天。

禹城一失陷，接着就退到晏城縣，眼見得就到了黃河，可是無論誰也想不到說到就到，這樣的快法。

當晏城我軍正在趕等工事阻擋的時候，濟陽又告失陷了，失陷是敵人乘戰勝餘威，以多數的坦克車及飛機出動沿着公路，直向濟陽追來，此時曹師所部的戰士已經是戰了一個月的疲倦的身子，和敵人對抗根本就不能了，再加上敵人所用的全部自動步槍，以一人的火力就可以相抵我軍十人的火力，在這種威脅之下濟陽就不保了。

敵人佔據濟陽後，已經是十四日了，到了十五日的午後兩點鐘，敵軍由濟陽直抄至濰口橋北岸，隨即同我守濰口橋之後備兵起動了激戰，晏城我方守軍無形為敵人包圍，此時我鐵甲車即衝出重圍，同時我後方鐵甲亦趕來接應，因在敵人包圍中，車行速率太快，行至桑梓店雙方一碰頭，竟白白的死傷了數十餘人，待衝出重圍，敵人已死得不少，同時我方為保衛濟南起見，就以天險之黃河作屏障，隨在幾聲

巨大響聲中竟把黃河鐵橋炸成數斷，陷到水裏，當橋轟炸時，有未及渡河者數十人於爆炸聲中竟於黃河橋同時殉難於黃河中，其中以鐵路人員，爲最可憫，事先因在職之身，不能擅離，等到撤退通知到時，匆匆起來已不及矣！

濰口橋起建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始完成，爲德商某洋行所承辦，建築銀爲五百萬兩，保用期限爲二十年，因平時保養得法，自今雖過保用年限仍與新時無異。濰口橋在濰口鎮側，離濟南約十華里，橋身全長爲二公里，車行上面須十五分鐘始可行完，橋洞計十三空，中間三空橋身，是用吊掛而成，每空爲一百米達，巨舟可駛行。

橋上除供火車行駛外，兩邊尚有行人道，較之上海外白渡橋尤美，立於橋側一眼望去，宛如一條長龍，襯以四圍高山，及黃河流水；實爲一絕佳之風景，此偉大工程之橋樑，照現在估計，卽二千萬元亦不能造成，此種華北稀有之偉大工程一旦間傷於倭寇之手，寧不痛哉！

守黃河

黃河陣線，在這一道活的流域上，自然是一道天險，但是從現在的戰爭來說，只是一道河水，也未必就能夠阻止敵人前進，換一句話說，如果在平原上作戰，守勢得法，敵人也未必就能攻了過來，不過在這道河流上多少總比較在平原上好守得多。如果說我們有了黃河的可守，就悚惚了，那根本就成了錯誤。

我們的南岸黃河陣線，記者已經去過兩次，所看到的工事也是平淡無奇，不過多做了點防空工事而矣。談到守的方面我覺得人數太嫌稀少！

當十五日那天黃河橋炸後，敵軍右翼，從高唐直下長清預備從齊河來渡過黃河，從這一條路來攻，除了漢奸可以知道，我想日本倭鬼再對中國地理熟悉些，也決不會有這樣的清楚。

齊河是黃河陣線的惟一漏洞，歷次山東軍事的失敗，都是從這條路上過來，十八年大戰，韓向方先生因爲沒有想到上了一次大當，這一次他當然不再上當了，所以事先，就在齊河駐了重兵，當敵人攻來，就給我軍一陣猛擊打得落花流水似的逃去。

現在敵人在濰口對岸鵲山置了大砲，每天照例似地亂轟一陣，濟南的一切還是和平常一樣的不去理他。其他左右兩翼，也是沒有變動，敵人顯然的是在向南方進攻，北方在最近的時候定也不會有什麼變動。

爲了對於黃河陣線防守上有幾個問題，記者先到黃河陣線內和守土的營長作了一次訪問：

「這一道黃河能不能阻止敵人不能過來？」

「不能，敵人無論如何不能過來。」

「天冷了以後，黃河凍了冰，敵人能不能過來哩？」

「那個就要問最高指揮官。」

爲了明白最高指揮官的意見，特地和韓向方先生作了一次談話：

「敵人能够由黃河渡過來？」

「不能，絕對不能。」

「黃河上凍以後，如何呢？」

「嚇！在平原上，難道還不打仗嗎。」

聽了韓先生這樣的一句話，我對於山東，覺得是有了很大的希望。

現在山東全省的壯丁遊擊隊全起來了，編成了的已經有三萬多人，兩路遊擊司令，已經和敵人及漢奸劉桂堂，張海鵬開戰，常常的使敵人受到嚴重的打擊，今日的山東已經是游擊戰與陣地戰連成一氣，軍民合作共荷起保衛的責任來！

十二月十日於濟南

附註：查本書脫稿付印之際，得悉守山東的韓總司令因不服從命令，擅自撤退，曾於一月十二日被捕下獄，於二十四日在漢執行槍決。前方軍士，聞訊爲之一振，當於下次報道中，詳爲記述，以饗讀者。

抗戰叢書第一輯

津浦綫抗戰記

實價一角五分

著 者 海 萍

發 行 者 唐 性 天

出 版 者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

分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分店

武昌漢陽門大街

重慶天主堂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一——五〇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82

381441

1906

#15